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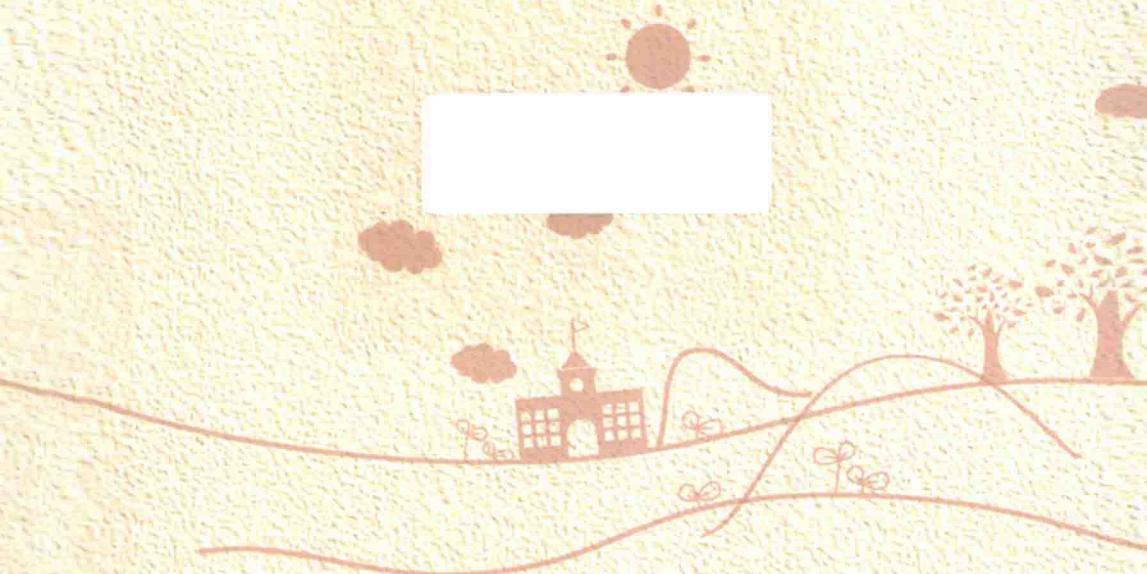
|| 快乐阅读书屋 ||

王良范 学术指导

刘亚卓 编 著

中国小说 入门寻味

happy reading 文学导步 类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小说入门寻味

刘亚卓 编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小说入门寻味 / 刘亚卓编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221 - 11366 - 5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小说史 - 中国 - 青年读
物 ②小说史 - 中国 - 少年读物 IV. ①I207. 409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1340 号

中国小说入门寻味

刘亚卓 编著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责任编辑 龙建人

封面设计 熊 锋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规 格 850mm × 1168mm 1/16

字 数 110 千字

印 张 1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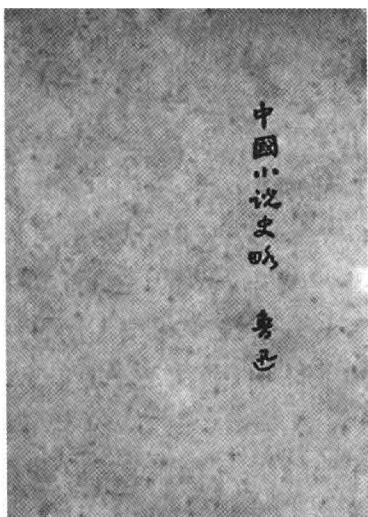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11366 - 5 定 价:20.00 元

开篇导游

在我们的认识里，小说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文学体裁，生动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活动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是它不可缺少的元素。可是，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概念去翻看中国古代的小说，往往会感到有点奇怪和别扭，因为不少古代的小说或者小说集，如果用现代小说的标尺去度量，难免会让人觉得不伦不类，它们既像小说，又似散文。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不得不先从“小说”二字的来历说起。“小说”作为一个词汇最早现身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举着细小的钓竿钓绳，奔走于灌溉用的沟渠之间，只能钓到泥鳅之类的小鱼，而想获得大鱼可就难了。靠修饰琐屑的言论以求高名美誉，那和玄妙的大道相比，可就差得远了。庄子这样说是因为春秋战国时，学派林立，百家争鸣，许多学人策士为了说服王侯接受自己的思想学说，往往设譬取喻，旁征博引，巧借神话，多用寓言，以便修饰言说以增强文章的效果。庄子认为这些都很微不足道，所以称之为“小说”，即“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的“浅识小道”而已，也就是



《中国小说史略》书影





琐屑浅薄的言论与小道理之意，而这正是“小说”二字最初的含义。这虽与后来所说的小说含意不同，但因其对“小说”二字所带着的轻视之意，也就预示了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直被正统文人鄙视的憋屈地位。小说被看作一种著作类型见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总的来说，古时候的“小说”二字就是指篇幅短小、意旨无关宏大、带有传闻性质的记载，其中与现代文学所说的小说有关的只是一部分而已。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远古的神话、先秦的史传、寓言以及诸子散文、民间传说等等，但凡带有一定故事性、有意或无意包含着虚构成分的东西，都是小说在孕育过程中吸取的养分，只是它们都散落在各种书籍里，有的甚至已经消失，因而不为人们所注意。直到魏晋南北朝，才集中出现了一批专谈神异灵怪和人物轶事的著作，这些被称为“志怪”和“志人”的作品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小说最重要的两大类别的基础，而此时，小说正如孩童般刚刚迈开它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成长步伐。

大凡在人类文明的早些时候，人们都是相信鬼怪神灵这些东西的。按照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说法，由于受了民间巫风和佛道宗教等影响，古人不仅相信鬼神灵异的事情确实是存在的，而且热衷于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不管是出于宣传宗教迷信，还是出于搜奇猎怪的好奇心，古人记录这些神怪事件的作品便成为最早的记载“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说之一。“志人”小说，顾名思义就是记录人物事迹的小说。先秦的各类历史著作和诸子百家中有不少以人物事迹或者言行为中心的作品，魏晋以后的志人小说，便是借鉴了寓言和史传中记载人物言行片段的手法，以记录人物轶闻琐事作为主要内容。魏晋南北朝“志怪”与“志人”小说的出现，开启了我国早期小说发展一个较为繁盛的时

期,志人小说如南朝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志怪小说有晋代干宝的《搜神记》,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人把这一时期比喻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童年期。蹒跚起步中的这些小说作品都体现了“志”的特点,即一种搜集记录。他们的作者相信所写的都是实际存在的,强调的是事物的“真实”,距离我们现在所讲的艺术的真实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一时期小说的特点是情节结构比较简单、粗略,多截取人物的只言片语,或是对事情简单的记录,被称为笔记小说,还谈不上创作,所以这一时期的小说常常被归为历史类的作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都高度发达的黄金时代。一说起唐代文学的成就,我们立刻就会想起唐诗,其实,除了唐诗,唐代小说的成就同样光耀千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仅在数量上,唐代小说就显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宋代《太平广记》一书所收录的唐代单篇小说作品就有40余篇,专集40余部,总数约有千篇。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小说在这里实现了蜕变——唐人所写的小说不再是对事实的一种简单记录,而是开始成为文人们一种有意识的创作。从艺术成就上看,唐代的小说虽然篇幅还不是很长,但大都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曲折、结构完整,而且文辞华美,与早期“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已不可同日而语。唐代的这些文言短篇作品,被称为“传奇”。唐代比较有名的“传奇”有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李朝威的《柳毅传》、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等。这些“传奇”作品,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传奇”这种用文言创作的短篇小说在唐代达到了兴盛的顶峰,到宋代开始逐渐衰落。而此时,随着宋代大都市经济的兴起,一种从唐代开始出现的民间技艺“说话”逐渐流行起来,并催生了一种接近口语的小说样式——话本,白话小说由此诞生。相对于艰涩难懂的文言小说,白话小说更加“亲民”,因此普遍受到市民读者的青睐。所谓话本,就是民间“说话人”所用的底本。“说话”,是一种民间技艺,类似于今天的说书。“说”字在古代就含有故事的意思,如韩非子的《说林》,刘向的《说





苑》，都是故事的结集，隋代更以“话”字来称故事，因此，“说话”其实就是讲故事，但它不仅仅是口说，而且还要唱，因此，“说话”是一种讲唱艺术。宋代“说话”十分发达，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肆、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而且，不仅有专业的“说话人”，甚至还有专门编写话本的团体，以及“说话人”的行会。最初，话本不是供人阅读的，而是说话艺人自己用来揣摩备忘，或者作为师徒传授的。后来这些话本经过文人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就变成了话本小说，成为一种故事性文体的专称。不同于文言小说的白话小说就这样诞生了。话本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在发展历程中迈出的又一大步，对中国小说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文言讲究的是简练优雅，但这也让小说有了束手束脚的感觉，而近于口语的表达赋予了小说更灵活自由的生动姿态，话本相比于以前的小说有了许多新的发展。摆脱了文言的拘谨，小说的表现力得到了释放，故事性更强，情节更曲折动人，结构更加精巧，着重人物行动和对话的描写，并开始运用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刻画人物性格，环境描写真实生动，语言通俗、朴素而且富于幽默感。同时，由于文言小说对读者的文化水平要求比较高，而白话小说则面向的是广大的市民读者，使小说的读者面得到了扩大。话本作品的描写对象也由过去的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转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话本小说的思想观点和美学情趣等也随之市民化。

话本的出现改变了宋代以前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轨迹，白话小说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小说的主流，但文言短篇小说也依旧沿着它的轨迹继续发展着。从此，中国小说史进入了文言、白话两条线索交互发展的阶段。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更加千姿百态，高潮迭起，小说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只有《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快嘴李翠莲记》等为数不多的作品。那一时代的话本大都是民间艺人的创作，流传于市井之间，这就给话本的保存和传

世带来了困难。它们几乎都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亡佚了,即使是有幸保留到了今天的几十篇,也由于没有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只好把它们统称为“宋元话本”。关于这些留存下来的宋元话本的身世经历,也成了现在学者们不断研究考证的一个重要内容。

和话本这一革命性的成就相比,宋元文言小说就像个不招人待见的小媳妇,常常被后来的读者和学者晾在一边。确实,有了“唐传奇”这颗耀眼的珠玉在前,这一时期的文言小说难免给人一种从高峰落入低谷的没落之感,难以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尽管从数量上看,宋元的文言小说超过前代,但若从质量而论则乏善可陈。宋元文言小说不仅虚构性和想象力不如前代,文字也过于平实,议论更加苛严,大量的笔记体小说更多的是资料性、知识性的价值,而文学价值不高。不过此时的文言小说也不是一无是处,受到当时发达的市井文化的影响,文言小说也在悄悄地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在形式上它逐渐吸收了“说话”的一些特点,文字较唐传奇更通俗,描写也较具体细致。更为可贵的是,唐传奇所不具有的某些思想成分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冒出一些新鲜的气泡。宋代对文言小说发展最大的贡献恐怕要算《太平广记》了。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类书,它收录了很多宋代之前的小说作品,特别是很多唐代“传奇”就是靠它才得以保留下来的。

元代文言小说延续了宋代的特点,在一片平淡中值得一看的最大亮点只有中篇传奇《娇红记》。它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宋代小说的新因素,而且在表现男女主人公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和人物性格的深入刻画、故事情节的细致描写等诸方面,都已超出“唐传奇”,对后来的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代,小说的发展开始渐入佳境,文言、白话都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尤其是白话小说更是显示出勃勃的生机。话本在这一时期已不再只是说书艺人的专利,文人也开始模拟“话本”的体制创作小说,称为“拟话本”。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和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都是“拟话本”的代表作,它们的出现也在当时引领出一股“拟话本”的创作热潮。和宋元话本相比,“拟话本”的题材更加广泛,情节更加曲折,描写也更加细腻。

文言小说在经历了宋元两代的落寞之后,在明代终于又重新焕发了生气。瞿佑编撰的《剪灯新话》在明初的文坛引起轰动,再度唤起了文人们创作“传奇”的热情,并有力地影响着明清文言小说的创作。《剪灯新话》之后,明代不断地有一些传奇小说集问世,如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等,其中不乏一些文情并茂的佳作。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达给社会带来了种种微妙的变化,紧贴社会生活的小说在表现的内容、思想等方面也悄然地反映着这些变化,显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明代小说最大的成就是长篇小说。元末明初之际一部《三国演义》开创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时代,从此,中国小说史从以短篇小说为主进入到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阶段。明代“四大奇书”最能体现出明代长篇小说在不同题材间的成就:《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典范的历史小说;《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典范的英雄传奇小说;《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典范的神魔小说;《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这“四大奇书”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它们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长篇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对社会文化思想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清代真正步入了最辉煌的顶峰。从17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的两百多年间,小说空前繁荣,不仅产生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三部思想和艺术成就都达到古代小说巅峰的作品,而且在小说样式上也更加丰富多彩:文言短篇小说中,出现了故事和议论相结合的创新;文言长篇小说的出现更是对传统的一种突

破；白话短篇小说继承了宋元话本的传统，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更多的专题集；长篇小说领域中，出现了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讽刺小说，至晚清逐步演化为“谴责小说”、“黑幕小说”；由《金瓶梅》所开创的世情小说至《红楼梦》达到巅峰，而其末流则嬗化为“狎邪小说”。从内容上看，清代小说体现出融合的趋势，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互相交融，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融为一体，人情小说的因素被植入侠义小说之中……清代小说发展的种种演进、蜕变，既有自身的原因，又受到时代、社会环境的影响，无不体现着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清代小说在《红楼梦》之后逐渐由盛而衰，直至晚清才又繁荣起来。“谴责小说”是这个时期的最大亮点。此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封建社会分崩离析的大变革时代，小说的发展也进入了从古典小说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而这种转变的痕迹在《孽海花》、《海上花列传》等小说中已经显露出来。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特点

从以上粗略的线索中，我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但我们还无法从中感受到小说的发展在古代中国所经历的艰辛。与小说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尊崇地位不同，小说在中国可以说是出身卑微，而这一特点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小说在孕育之始就已经被贴上了“小道”的标签，在中国古代文人所推崇的“文以载道”思想支配下，“小道”出身的小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受到正统文人的鄙视。如今流传下来的古代小说，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它们的作者大都是郁郁不得志的落魄书生。在当时，成为一个小说家，不仅不是草根出人头地的捷径，或许还会连累了作者作为“读书人”的名声，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古代小说的作者喜欢“隐姓埋名”，有的甚至连笔名也不曾留下。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古代小说的数量之多令人吃惊，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小说的精品却少之又少，而且小说的内容题材因袭重复的多，独立原创的少。这些令人遗憾的特点，





与小说在古代的低下地位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就像一个人童年的生长环境必然会对他的性格和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样,小说从诞生开始就是在封建主流文化的鄙视和压制中艰难而缓慢地前行的,这样的成长环境从某种程度上也塑造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独特气质。

小说在中国另一个不得不提的特点是史传对它的深刻影响。小说的源流始于上古神话,而史传也同样以神话为源头。但这“一母同胞”的两兄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中国人十分重视历史,史书的编撰历朝历代都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因而十分兴旺发达。“丛残小语”的小说在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中,只好拼命拽着史传这位大哥的衣袖,依附在它巨大的身影下生存成长。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小说常常以记录历史来标榜自己,小说家们往往声称自己既然没有资格参与撰写正史,就只好收集一点正史未记载的事情,起到为正史拾遗补缺的作用。因此,小说在古代往往被评论家称为稗史,或者叫野史。小说与史传的界限在古代总是很模糊,像唐代的《酉阳杂俎》、清代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很多小说集都是小说与笔记、实录兼而有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史传文学的烙印被深深地印在中国古代小说的身上。这从小说特别喜欢用“传”、“记”、“史”、“外史”、“录”等命名就不难看出。从小说的体例笔法来看,即使是虚构的故事,小说家也极力想让读者相信他写的故事是真实的,因此,往往模仿史传传记的笔法,在开头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的家世生平,结尾交代故事的来源、人物的结局。而中国小说夹叙夹评的模式,以及全知的叙事方式等也同样受了史传的影响。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外在的包装形式的模仿,那么“春秋笔法”应该就是小说从史传中学习到的神髓了。“春秋笔法”是孔子开创的一种历史叙述的方式和技巧,是我国史传行文的一大传统,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即作者将自己的褒贬委婉地表现在文章的记叙中,而不是通过直接发表议论来表达。这样的笔法也被小说家们用于小说创作之中,这或许和他们坎坷卑微的身世经历有关。小说在封建社会是不登大

雅之堂的东西,写小说的人大多是科举功名上不得志,才转而从事小说创作的。人生的失意往往使他们都有一腔义愤,而在封建专制的现实境况中,为避免惹祸上身,他们以史家暗寓褒贬的笔法发泄胸中的义愤,既是自保也是无奈的选择。

读过古代小说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小说的作者常常喜欢充当道学先生,让好好的故事充满了说教味。小说的这个毛病既是儒家“文以载道”思想的实践,也和“史以道义”的史学传统脱不了关系。古人认为,写史传重要的是要让读者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受此影响,古代的小说家们特别喜欢给小说打上教化的标签,常常把儒家的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纲常名教等一股脑地融进小说,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了教化世人的职责,形成了古代小说“惩劝教化”的传统模式。很多小说,如《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型世言》等,从书名上就向读者传递出浓厚的说教意味。除以上几方面之外,古代小说对人物的重视和刻画方法等也都和史传中的人物传记有着直接的渊源。总之,史传对古代小说的影响可谓是全方位的,因此,历代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常把小说与历史混为一谈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古代社会世情百态的缩影

与高悬于庙堂之上的史传相携而行,小说的低起点虽然让自己走上了一条步履艰难的长路,但也正是因为一直以来的低姿态,使它始终能与广大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中国的小说来源于民间,作为人民群众认识社会和文娱生活的主要文学样式,它在成长的每个阶段都吸收了来自民间的养分。从初时“残丛小语”的稗官野史到后来各种类型小说的百花齐放、繁荣发展,不同时代的优秀文人作家都在参与、加工民间创作和学习的过程中推动了小说艺术的前进步伐。小说的内容也无不反映出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愿望以及社会生活的实际。也许你会质疑,古代小说中那么多神仙鬼怪的故事怎么会是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实际呢?姑且不





说最初的志怪小说是被作者当作真人真事来记录的，就是如《西游记》这样人物、情节天马行空的神魔小说，也可以说是现实社会的折射。西天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和各路妖魔鬼怪，还有天宫里昏庸无能的玉帝、神仙，其实都来自于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提炼加工，他不过是在用奇幻的想象和戏谑的笔触曲折地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讽刺而已。

小说与现实生活的亲密无间，也体现在它涉入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帝王将相的历史风云，绿林草莽的英雄侠义，商贾市民的日常生活，才子佳人的郎情妾意……人世间的千姿百态全都浓缩在小说的文字里。从各种各样的故事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代知识分子、市井民众对统治者的态度，以及他们对当时社会的认识与批判。古代小说家们正是用丰富多彩的故事，给后人留下了一幅在官方史书中所看不到的、更加生动立体、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历史画卷。如果你想了解古代的世情风貌，探寻古人的生活、思想，不用感慨没有人发明时光机，阅读小说就可以帮你实现时空穿越，在文字中触摸到不同历史时代的脉搏。

这本书以小说形态为线索，沿着古代小说由短到长、由简到丰的演进轨迹，选取了不同类型小说在不同时代的部分代表作品进行介绍，希望以一种简单通俗的方式，为愿意了解中国小说的读者提供一座走进古典小说世界的桥梁。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疏漏与错误的地方，诚心希望读者予以指正。如果这本书让您有了进一步阅读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兴趣，那便是对这本书的编著者最大的肯定与鼓励。

目 录

开篇导游	001
第一章 笔记小说：小说与野史的混搭	011
古代神话传说的传播者——《搜神记》	013
长安城的迷离往事——《西京杂记》	017
名士风骨的写意——《世说新语》	019
魏晋世情的另类记录——《幽明录》	022
唐代社会的百科全书——《酉阳杂俎》	024
南宋社会的一面镜子——《夷坚志》	026
魏晋志怪的回归——《阅微草堂笔记》	028
第二章 传奇小说：传录世间之奇	032
神怪传奇的先河——《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	035
梦幻与人生的思考——《枕中记》、《南柯太守传》	037
爱情的神奇力量——《离魂记》	039
洞庭湖畔的动人传说——《柳毅传》	041
才子佳人的乱世离歌——《柳氏传》	043
“西厢”的前世悲情——《莺莺传》	045
爱情的理想与现实——《李娃传》、《霍小玉传》	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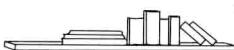




乱世豪侠的传奇——《虬髯客传》、《昆仑奴》	050
传奇世界里的铿锵玫瑰——《红线传》、《聂隐娘》、《谢小娥传》	053
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传》、《杨太真外传》	056
后宫红颜的悲剧人生——《赵飞燕别传》、《梅妃传》	059
世间何物似情浓——《娇红记》	061
神怪外衣下的乱世纪实——《剪灯新话》	064
孤愤老人与他的狐鬼世界——《聊斋志异》	067
第三章 话本小说：世俗精神的剪影	072
和宋元市井百姓一起听故事——《清平山堂话本》	074
宋元社会的侧影——《京本通俗小说》	078
文字绘就的“清明上河图”——“三言二拍”	081
从西湖传说走近晚明社会——《西湖二集》	085
第四章 章回小说：社会历史的多彩长卷	088
一部“篡改”了历史的小说——《三国演义》	091
小人物的英雄梦——《水浒传》	094
春秋战国的通俗读本——《东周列国志》	098
神话与现实的浪漫拥抱——《西游记》	101
从平凡生活到艺术的“进化”——《金瓶梅词话》	104
一个时代的社会写生——《醒世姻缘传》	107
在神魔世界中重塑理想——《封神演义》	109
一位被忽视的文化使者——《好逑传》	112
创世英雄的传奇——《说唐演义全传》	114
自古英雄空余恨——《说岳全传》	116
儒士的科举人生——《儒林外史》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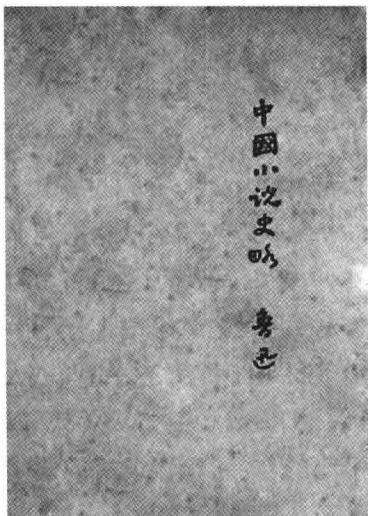
一部说不尽道不完的“千古奇书”——《红楼梦》	123
落寞文士的圆梦之书——《野叟曝言》	128
失意文士的奇异历险——《镜花缘》	130
侠义在人间——《三侠五义》	133
才子与侠女的邂逅——《儿女英雄传》	136
晚清官场的漫画群像——《官场现形记》	139
时代见证者的自叙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141
洞察时弊的泣血之作——《老残游记》	144
文字镜头里的清末历史风云——《孽海花》	148
末世青楼的繁花一梦——《海上花列传》	150

003



开篇导游

在我们的认识里,小说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文学体裁,生动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活动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是它不可缺少的元素。可是,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概念去翻看中国古代的小说,往往会感到有点奇怪和别扭,因为不少古代的小说或者小说集,如果用现代小说的标尺去度量,难免会让人觉得不伦不类,它们既像小说,又似散文。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不得不先从“小说”二字的来历说起。“小说”作为一个词汇最早现身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举着细小的钓竿钓绳,奔走于灌溉用的沟渠之间,只能钓到泥鳅之类的小鱼,而想获得大鱼可就难了。靠修饰琐屑的言论以求高名美誉,那和玄妙的大道相比,可就差得远了。庄子这样说是因为春秋战国时,学派林立,百家争鸣,许多学人策士为了说服王侯接受自己的思想学说,往往设譬取喻,旁征博引,巧借神话,多用寓言,以便修饰言说以增强文章的效果。庄子认为这些都很微不足道,所以称之为“小说”,即“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的“浅识小道”而已,也就是



《中国小说史略》书影

